



# 蒋介石·在大陆的 最后日子



当代世界出版社

陈宇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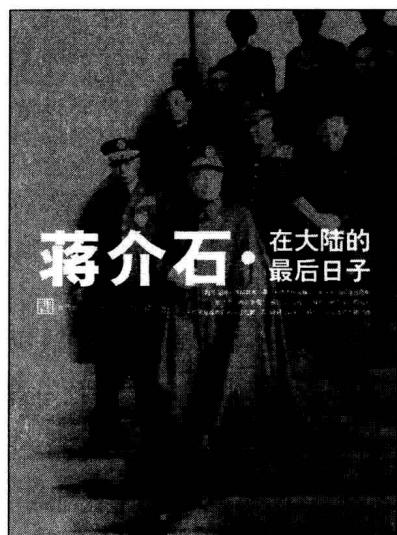
·内外交困大西南背水一战 ·暗杀杨虎城 ·解开蒋经国身世隐秘  
·第二个“西安事变”的最合适人选 ·蒋介石和李宗仁的关系  
·国民党政府宣布南迁台湾，发布最初政纲 ·蒋介石最后离开大陆之迹

# 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日子

陈宇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责任编辑：**高玉琪

**封面设计：**蒋宏工作室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日子/陈宇著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8.11

ISBN 978 - 7 - 5090 - 0434 - 0

I . 将… II . 陈… III . 报告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4675 号

---

**出版发行：**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100860)

**网 址：**<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010) 83907528

**发行电话：**(010) 83908410 (传真)

(010) 83908408

(010) 83908409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才智印刷厂印刷

**印 张：**16

**字 数：**22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4 月第 1 次

**书 号：**ISBN 978 - 7 - 5090 - 0434 - 0/I·087

**定 价：**29.8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出 版 序

本书是作者经历十余年的采访、收集资料创作而成。叙述 1949 年 8 月—12 月，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节节失败，退守西南一隅，蒋介石在重庆、成都一带调动军队，企图作最后挣扎的过程。

虽然蒋介石计划用残余的军队，固守西南，拒解放军于四川境外，等待国际局势的变化，再图反攻。但由于国民党军心涣散，卢汉、刘文辉等重要将领纷纷起义投向共产党，使得蒋介石保留国民党在中国大陆最后根据地的企图终归破灭。

作者以报告文学的方式写成本书，他用流畅的笔调，描述了国民党崩溃前夕人心惶惶的种种光怪陆离现象；也描写了蒋介石在成都最后几天，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策划抓蒋的种种计划。蒋介石最后在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在隆隆炮声中，仓惶飞离中国大陆，结束了他在中国几十年的统治生涯。

# 引子

## 蒋介石与四川的不解之缘

美丽富饶的四川，向以天府之国著称。说来奇怪，蒋介石是浙江人，观其在大陆的前半生，却和大西南的四川结下了难以理清的缘分。

蒋介石从日本东京振武学堂毕业后，曾一度在上海开办交易所，几经倒闭，为生计所迫，通过拜把兄弟陈其美的介绍认识了孙中山。这时的蒋介石，只不过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上海滩小人物，在他闲得无聊时，便求孙中山举荐。

孙中山当时对蒋介石是很器重的，便写信给四川督军熊克武，欲安排蒋为四川省警察厅厅长或成都市警察局局长。蒋介石由于不知四川情况，便去问张群。张群是四川华阳人，十分垂涎这个美差，想取而代之，于是就在蒋面前说熊极不易共事，蒋又是川外人，去后肯定会受排斥，蒋的地盘应在大东南，而不是在大西南，蒋既然与孙中山熟识，就不如留在广州另谋职业，干好干坏都好交代。若去了四川，干不好就会失去孙中山的信任，倒不如让孙中山另派一个熟悉四川情况的人去任职。蒋介石明白了张群的言外之意，两人即做了一笔秘密交易，蒋答应让孙中山改函另致熊克武；张群入川有成就后，按月给蒋介石汇钱作生活费，蒋在上海另谋职业。

结果是孙中山撕碎了原介绍信，不愿推荐张群。而张群竟敢大胆假冒孙中山的推荐，秘密入川并如愿以偿，被委任为成都市警察局局长。孙中山知道此事后，大骂张群，对蒋介石的惹是生非甚为不满。

蒋介石与四川的这段最初缘分，就这样戏剧般地收场了。但也正是这段历史的契机，为蒋介石日后飞黄腾达埋下了伏笔。因为不久，蒋介石就

在孙中山介绍下，去陈炯明部任职，后因护卫孙中山避难永丰舰，更得孙中山赏识。1924年6月，孙中山指定蒋介石就任黄埔军校校长，继而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成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显赫人物。

1937年年底，日军占领南京，国民党政府和黄埔军校迁到四川，蒋介石在此一住就是整10个年头。在这段时间，可说是他一生的极盛时期，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他赢得了荣誉。历史也为他在四川刻下痕迹，在川内既有他和毛泽东谈判时的留影，又有他建立中美合作所在歌乐山上留下的腥风血雨，而那句“蒋介石跑下峨眉山摘桃子”的话，已成为历史习语。

蒋介石与四川结下了不解之缘，历史好像注定这位东海岸边的历史要人必远到巴山蜀水，在这里展显他的发家史，却也把他在大陆的终结，巧妙安排在四川盆地，并且是在“陪都”重庆和成都黄埔军校，历史巧合得真有点不可思议。

对于蒋介石来说，重庆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片绿洲，在解放战争中东南大陆响起隆隆炮声后，他很自然地想起了西南大陆，幻想凭藉大西南险峻的山川险阻，重温抗日战争时期“战略大后方”之梦，他匆匆忙忙中由东南飞到了重庆，与幕僚们一同策划“固守大西南”的防御部署。

而校址在成都的黄埔军校，可谓是蒋介石的发家之本，故他对军校也更别有一番情意。1937年底，黄埔军校校本部由南京辗转迁入四川定址于成都后，一直到临解放，其校址在连续13个年头里都未改变，与广州、南京时期相比，成都时期算是最长的。故蒋介石本应对成都也更有着深一层的情意。但是，蒋介石在得志之时，对黄埔军校的热心程度就大不如在患难之中。黄埔军校校长关麟徵就曾私下发牢骚说过：“黄埔生是专门用来打仗的，用在打仗要死人的时候。”事实也的确是这样，从1945年抗战胜利起，到1949年夏，蒋介石从未有过军校，而当战火烧得他无处藏身时，他又想起了黄埔生，在1949年下半年短短的3个月中，先后两次来到成都，住在军校，令军校师生要与共军决一死战。

1949年岁末，对于重庆、成都有些市民和黄埔军校在校学生来说，也算“幸运”，他们有机会多次见到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时刻是怎样抛下无尽的悲哀和忧思匆匆离去的。

## 目 录

## 第 一 章

8月20日

内外交困决意飞大西南背水一战 ..... (1)

8月24日

飞抵山城黑社会势力出面欢迎 ..... (4)

8月25日

荷屋前话“重庆”接见得意门生 ..... (7)

8月26日

说史谈兵确定大西南防线重点 ..... (9)

8月27日

专门召见国民党籍军官大灌迷魂汤 ..... (12)

8月28日

刘公馆内的神秘客人，盯上了蒋军高级将领军事会议 ..... (15)

8月29日

西南长官公署作战会议，会场内外众将领纷纷起哄 ..... (18)

8月30日

众将领弄兵权联名上书蒋介石，要求撤换张群 ..... (20)

8月31日

胡宗南、宋希濂斗胆向蒋介石进言退避滇缅边 ..... (23)

9月1日

蒋介石触旧景生悲情愤然通缉毛泽东 ..... (26)

9月2日

重庆冲天大火半城化灰烬，不知谁是纵火犯 ..... (29)

9月3日

马家军少壮派军长泣诉西北战局 ..... (32)

9月4日

席卷大陆黄金、银圆转运台湾 ..... (34)

9月5日

众将领对蒋介石大失所望，辞行前狂论世界大战 ..... (36)

9月6日

蒋介石冷笑着，杨虎城的鲜血终于流在了他的脚下 ..... (39)

9月7日

“云南王”卢汉带足了鸦片烟见蒋介石，不再准备回滇 ..... (42)

9月8日

蒋介石为卢汉饯行，徐远举餐桌上大讲杀人经 ..... (44)

9月9日

“九九整肃”大逮捕，白色恐怖罩春城 ..... (47)

9月10日

黄山别墅中想起了马歇尔的告诫：有钱应知怎样用 ..... (49)

9月11日

爱坐轿子的蒋介石与相当数量“轿夫”原非同路人 ..... (52)

9月12日

一夜难寐，晨光中急忙打点行装飞蓉 ..... (54)

## 第二章

9月12日下午

谒戴墓泪洒城郊，有谁能解开蒋纬国身世隐秘 ..... (58)

9月13日	只缘以石为名，乞求好运登山拜“石镜”	(61)
9月14日	阅兵台上，蒋介石张口假牙落地	(68)
9月15日	唆使王陵基豪夺黄金运台湾	(75)
9月16日	“花了心”的陆军总司令	(81)
9月17日	飞返重庆，云岫楼上大骂马家军	(88)
9月18日	收音机旁细揣度毛泽东的手笔	(91)
9月19日	突然醒悟共产党的“缓远方式”原来如此	(94)
9月20日	欲治党亲自撰写《告全党同志书》	(97)
9月21日	蒋经国担心卢汉会变成“张学良、杨虎城第二”	(99)
9月22日	蒋氏父子春城巧唱“双簧戏”	(101)

### 第三章

11月13日	明知挽救残局无望却仍执意再飞重庆	(104)
11月14日	“中美号”专机飞抵山城	(107)

11月15日

在重庆召开最后一次军事会议 ..... (110)

11月16日

蒋经国携“总裁亲笔信”和黄金赴前线慰问宋希濂 ..... (112)

11月17日

宋希濂谈战事悲愤至极，断言没有打赢的可能 ..... (115)

11月18日

呆视着林森墓碑上的字愣了半天 ..... (117)

11月19日

批示枪决全部在押共产党“要犯” ..... (120)

11月20日

胡宗南拒绝调兵，气得蒋介石大摔电话机 ..... (123)

11月21日

纪功碑的钟——蒋介石和李宗仁的关系 ..... (126)

11月22日

满地红色围着青天白日——毛人凤建议改国旗 ..... (128)

11月23日

授意叛徒大叫：“共产党的命运全操在我们手里” ..... (131)

11月24日

林间山径小道上密谋特务潜伏计划 ..... (133)

11月25日

为诺兰许诺所陶醉，难得笑一回 ..... (136)

11月26日

“捉蒋”计划落空，空遗千古恨 ..... (138)

11月27日

蒋介石拜访“哑巴”头触车门 ..... (141)

11月28日

最后巡视重庆市区，纪功碑前垂泪久思 ..... (144)

11月29日

确保随时能升空，夜宿白市驿机舱 ..... (148)

11月30日(上)

飞逃成都，黎明中机身下红旗进城 ..... (151)

## 第四章

11月30日(下)

黄埔军校的秘密标志：门卫的长枪架在了门左方 ..... (154)

12月1日

追究巨额银圆丢在重庆机场的责任 ..... (159)

12月2日

得志丽人写血书向蒋介石献旗 ..... (164)

12月3日

难解之谜，阅兵升旗旗竟落 ..... (171)

12月4日

立下丢失大陆的政治遗嘱，发布割据台湾最初政纲 ..... (176)

12月5日

枪响黄埔楼，夜半惊梦大搜查 ..... (181)

12月6日

地下党秘设迫击炮于黄埔楼下，炮口对准了蒋介石 ..... (185)

12月7日上午

担心！西伯利亚的大雪会使毛泽东诗兴大发 ..... (190)

12月7日下午

国民党政府宣布迁台北，蒋介石进行大屠杀 ..... (197)

12月8日上午

黄埔楼变成飞机售票处，售票员是蒋介石和阎锡山 ..... (203)

12月8日下午

- 历史性巧合！蒋介石在大陆最后一次出巡，五星红旗  
悄然擦肩过 ..... (207)

12月9日

- 国民党“双枪老太婆”夜进黄埔楼 ..... (216)

12月10日

- 成都暴动计划与捉蒋敢死队 ..... (223)

12月11日

- 蒋介石最后离开大陆之谜 ..... (228)

12月12日

- 兵不厌诈，别离成都反复设骗局 ..... (233)

12月13日深夜

- 巧施金蝉脱壳计，铁甲护送登机去 ..... (238)

## 第一章

苍冥宇宙，星体闪耀的银光高速旋转着迎面扑来，滚滚而去。历史巨笔在那颗蔚蓝色的地球上镌刻下“公元 1949 年 8 月”时，在古老神奇的中华历书上是“立秋”的季节。

秋天，对胜利者是个收获和喜悦的时令，高歌“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桔绿时”；而同是一个秋天，对背时者却是个萧瑟衰落的天时，触目万物备感“觉人间，万事到秋来，都摇落。”

此岁秋，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冲天烽火硝烟里，万马奔腾，战旗猎猎，波澜壮阔的三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正进入最后决胜时刻。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增至 400 余万人，八一军旗染红了大半个中国，金风飒飒中“霜园红叶多”；而国民党军在这秋的劲风中，已处于节节败退之势，被歼 305 万之众，其政权在大陆的垮台指日可待，霜色夕阳中，“青天白日”旗在寒风中悲泣。时虽宣布下野却仍掌国民党军政大权的总裁蒋介石，“悲秋”之情是不言而喻的，他要同他的对手——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作最后的拼命一搏了。

8月20日

### 内外交困决意飞大西南背水一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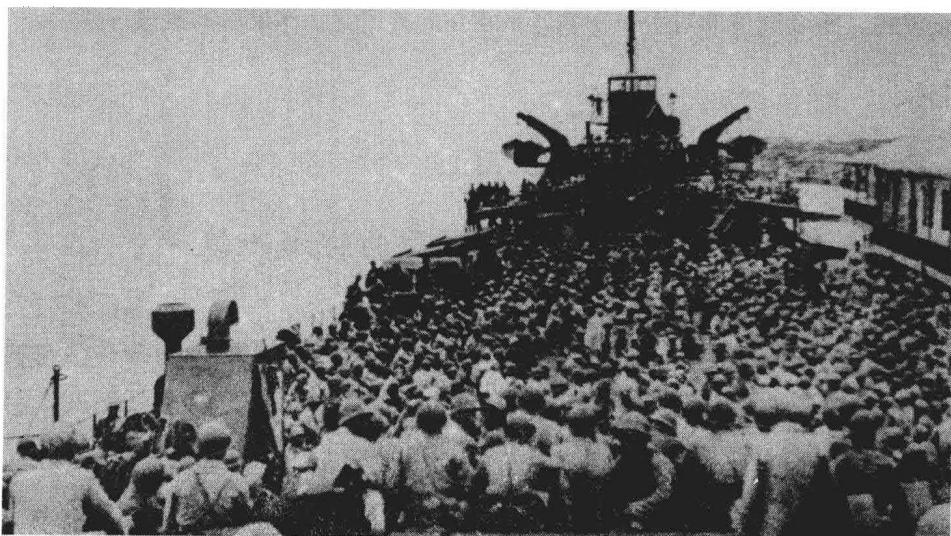
蒋介石打内战，依靠的是美国杜鲁门政府的援助，然而当杜鲁门发现蒋介石政权是“扶不起的阿斗”时，便心灰意冷，转而持不信任态度，出于美国自身利益的考虑，杜鲁门政府要对近几年援助蒋政权反共内战数以亿计的美元付之东流有个交代，于是便出现了 1949 年 8 月 5 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的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所谓白皮书，即是政府或议会使用白色封皮作封面的重要文件，西方各国有着不同种类的以颜色为名

的蓝皮书或红皮书、黄皮书，通俗讲，就是官方文书。

美国的这个白皮书，实际上是一篇美帝国主义侵华自供状。全文长达1054页，正文分为八章，内容说的是1844年美国强迫中国签订《望厦条约》以来，直至行文时的1949年8月止的中美关系。其中特别详叙了近年来美国实施扶蒋反共政策失败的经过，将其失败原因完全归罪于蒋介石政权的腐朽无能。当蒋介石被国内局势搅得心神不定时，看到这一对其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白皮书，其懊丧之情是可想而知的。

多年来，蒋介石凭借着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曾令马歇尔七上庐山，把大量的美援用于打内战，但蒋介石的军队却把这些美制武器拱手送给了战场上的对手。中共军队的获胜，使坚决反共的杜鲁门政府很是为难，于是也就有了这本对蒋介石来说近乎落井下石的白皮书。而在几个月以前，南京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即拒绝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这一切都已表明，美蒋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裂痕，蒋介石以往的靠山靠不住了，外交危机使蒋政权更加速了土崩瓦解的进程。

白皮书公布的当天，蒋介石正在普陀山。他愤慨地说：“马歇尔、艾奇逊因欲掩饰其对华政策之错误与失败，不惜彻底毁灭中、美两国传统友谊。



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乘军舰向长江上游进军

白皮书可痛可叹，对美国国务院此种措置，不仅为其美国痛惜，不能不认为其主持者缺乏远虑，自断其臂而已。”

普陀天福庵脚下铺天盖地的浪涛声，把蒋介石恼怒的思绪拉回到足下这片土地。他用拐杖把山石捅得“啪啪”响，继而说道：“甚叹我国处境，一面受俄国之侵略，一面美国对我又如此轻率，若不求自强，何以为人？何以立国？而今实为中国最大之国耻，亦深信其为最后之国耻，既可由我受之，亦可由我湔雪也。”

次日，蒋介石飞抵南朝鲜，与李承晚会晤，期能实现“东亚反共同盟计划”，以求“构成对美国的一个战略性呼吁”。但行事总要看美国脸色的李承晚无法满足蒋介石的这一要求。到此时，蒋介石才知道一切外交上乞求于人的努力都已是白费劲了。外交上的困局，使蒋介石只有横下一条心来靠自己，以现有的军队固守岌岌可危的西南一隅及台湾岛。

蒋介石由南朝鲜返回台湾后，便一手抓台湾岛的治理，一手筹划西南的军事部署。他亲手制订“革命实践研究院”的组织与教育方针，拟定研究院课目，审核学院规章，期望通过该院弄清兵败大陆的根本原因，同时在台湾省实行“三七五”减租政策，以稳住民心。但是，西南的局势如何控制，蒋心中尚无成算，加之近来接多方密报，云南省主席卢汉有“通共”的极大嫌疑，更使他忧心忡忡。

20日，蒋介石的心腹原云南省主席李宗黄赴台汇报云南省情，特别详细报告了卢汉近日的言行，说大有临阵倒戈先兆，卢汉的表兄、隐居香港的原滇省主席龙云公开表明反蒋拥共态度后，正与卢汉加强联系；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也通过各种渠道沟通了与卢汉的联络。

这一切迹象都表明，蒋介石企图保住西南半壁河山建立大陆反共基地的计划，很有可能先从云南被打破一个缺口。这时，人民解放军继解放东南、西北后，兵锋必将指向大西南，蒋介石想到这里，不禁为之一惊。

李宗黄在汇报完滇省情况后，又建议性地说了那句古训“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这句话蒋介石是听入了耳的，因此他当即下定了决心，暂放下手边“革命实践研究院”的组建工作，前往西南，对内防微杜渐，对外部署大西南防线。

8月24日

## 飞抵山城黑社会势力出面欢迎

为了整顿西南，蒋介石在临行前先对台湾和东南沿海目前的一些要务进行了安排。23日上午10时，蒋介石由台北乘飞机起飞，于下午1时40分先到达广州，在东山别墅内与广东军政首脑共议广州保卫战方案。少顷，即“赴梅花村旧寓小憩，稍避尘嚣”，找个僻静地方考虑明日的西南之行。

梅花村旧寓紫红色的地毯上，一幅标记着西南地区军事形势的地图，从蒋介石那宽大的办公桌上飘落下来。侍立于一边的蒋经国上前关上临桌的窗子，把地图收回到底面上。蒋介石正沉思着。

从这新标的作战图上看，西南军事形势对国民党军来说的确不妙，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已从西南地区的东、北两个方向包围上来。从东边看，鄂西的宜昌、沙市及湖南的长沙、常德等地已被解放军占领，国民党军主力之一的桂系部队由白崇禧率领退据衡阳、邵阳一带。从北边看，西安、宝鸡等地已处于解放军控制之下，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只得退守秦岭及其以南地区。

蒋介石黯然的目光投向西南腹地，设在重庆的这一地区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为张群。长官公署下辖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驻地汉中，主任为胡宗南；川鄂边区绥靖公署，驻地万县，主任为孙震；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驻地恩施，主任为宋希濂；贵阳绥靖公署，驻地贵阳，主任为谷正伦；云南绥靖公署，驻地昆明，主任为卢汉；西昌警备司令部，驻地西昌，司令为贺国光。此外还有直属的罗广文第十五兵团等单位及地方保安团队等。蒋介石扳着指头粗算了一下，在西南地区共有国民党武装力量近100万人。

一直站立于一旁的蒋经国见父亲扫视着地图，计算着兵力。便走上前来为他抚平地图。蒋介石显然为这个100万的数字所激动，指点着地图说

道：“西南地区是大有可为的。川、康、滇、黔四省，还有陕南、鄂西、湘西，这广阔的西南地区，八年抗战的基地在于此，目前我们的复兴基地的希望也在于此。”

老成干练的蒋经国



人民解放军第12军部队沿川湘公路向重庆方向进军

静听着，什么话也没有说。或许他清楚这100万国军的人头数字究竟有多大分量：这一百万中除第一、第二军等两三个军官兵充足，装备较好，有一定的战斗力外，其余的绝大多数部队都是由被解放军打垮的部队的残部、新兵或地方团队拼凑编成的，而且相当一部分还正在拼凑中，何谈战斗力？

蒋介石为这西南的100万数字，煞费苦心地在难眠之夜部署了一番。最后，他感到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无法解决，那就是难以判断共军东、北两个“拳头”不知先打出哪一只。一夜苦思，天已放亮，卧榻的蒋介石最终还是没有作出判断，看来共军的“拳头”问题只有带到西南去听听众将领的意见再说了。

24日晨，珠江上还飘浮着晨雾，蒋介石的专车开出梅花村，直驶飞机场，9时刚过，他的座机升空，向西南飞去。12时30分，座机顺利到达重庆白市驿机场。张群、杨森等西南长官公署及重庆市主要首脑，列队于机坪上向走下舷梯的蒋介石鼓掌致意。但是，人们注意到，今天欢迎队伍的人数稀稀拉拉，机场气氛冷冷清清，与往日蒋介石来渝时的盛大欢迎场面形成很大反差。站在舷梯高处挤出几丝笑意的蒋介石，见此情此景胸中难免泛起几分悲怆。

蒋介石一下飞机，总要发表几句高论，今日也不例外，尽管他情绪不佳，但一想起此行的使命，还是鼓足气来足足讲了一刻钟。他特别强调西南的重要战略地位和重庆在西南反共斗争中的重要作用。他说：“今日重庆或再成为反侵略、反共产主义之中心，重新负起支持作战艰苦无比之使命。